

庶徵典

庶徵典第十二卷

庶徵總部藝文一

賢良策

漢董仲舒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
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
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
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箎絃之聲未衰
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
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謬而失其統與
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嗚呼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
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
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

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

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箠紼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治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

則民鄙天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
僚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
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
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
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
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
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
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
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
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
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
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

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

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論災異

前人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于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

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
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
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
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迺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
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
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
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
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
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
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
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圉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
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

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

洪範五行傳序

劉歆

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道敘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道敘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道敘此武王問雒書于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爲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

陳事疏

後漢張衡

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今乘雲高躋盤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
倥偬之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僞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
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冥鑒在茲福仁禍淫景響而應因德降
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爲效矣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淫
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遽忘反豈惟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
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衆所
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譴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頃年雨常不足
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恆陽若者也懼羣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
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
制不專己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
國天鑒孔明雖疎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
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修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

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

災異

黃憲

桐柏山崩淮水潰決棗陽之民死者大半韓王憂命左右告於徵君曰桐柏韓之巨鎮也今崩王室必有難其若之何徵君不答左右返見韓王曰臣以君之命告於黃徵君傲而不應是無禮於君也請逐之韓王曰國有大咎而又逐士寡人之戾益矣是寡人不能恭而使左右以寄命能無傲乎遂命駕而見徵君徵君方鼓琴韓王詣其館而謂曰叔度其涼哉何不弔寡人而乃鼓琴以娛也徵君對曰臣聞之國之修短吉凶卜于龜士之兆卜于琴瑟今臣之鼓琴也始彈白駒其聲戾以殺繼而彈關雎其聲婉以和臣故得禮於賢主也請問何憂韓王曰寡人不德不能舉職于山川遺戚王室寡人是懼敝邑三歲無稔邑將爲墟今桐柏告崩淮水潰決以溺我人民蕩我禾黍傾我廬舍寡人雖蒙不能施號於敝邑亦先君所封也寡人是以徼福敝邑之山川而天賜之以禍何以示民茲賴徵君之明德以庥寡人幸毋棄也徵君曰有是乎哉憲也未之信也請與王觀焉遂涉淮而登桐柏水溢於境者方數百里林不露巢城不見堞男女之尸矯如巨魚被髮而浮於波瀾之莽王歎曰自

孔子觀呂梁以來未有此水也徵君斂容而對曰彼猶得蹈水之術今之蹈者其無術乎不然何傷之多也豈惟韓國之禍王室其必有難乎是歲匈奴寇邊黑霧三日如夜君子曰幽厲之氣彰矣

廣連珠

蔡邕

臣聞目瞶耳鳴近夫小戒也狐鳴犬嗥家人小妖也猶忌慎動作封鎮書符以防其禍是故天地示異災變橫起則人主恆恐懼而修政

災異論

荀悅

凡三光精氣變異此皆陰陽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是以明王見之而悟勅身正己省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生自然之應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詳難得而聞矣豈不然乎災祥之報或應或否故稱洪範咎徵則有堯湯水旱之災稱消災復異則有周宣雲漢寧莫我聽稱易積善有慶則有顏冉天疾之凶善惡之效事物之類變化萬端不可齊一是以視聽者惑焉若乃稟自然之數揆性命之理稽之經典校之古今乘其三勢以通其精撮其兩端以御其中參五以變錯綜其紀則可以髣髴其略矣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

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雖加人事終身不可成者是謂三勢凡此三勢物無不然以小知大近取諸身譬之疾病不治而以瘳者有治之則瘳者有不治則不瘳者有雖治而終身不可愈者豈非類乎昔號太子死扁鵲治而生之鵲曰我非能治死爲生也能使可生者生耳然太子不遇鵲亦不生矣若夫膏肓之疾雖醫和亦不能治矣故孔子曰死生有節又曰不得其死然又曰幸而免死生有節其正理也不得其死未可以死而死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凡此皆性命三勢之理推此以及教化則亦如之何哉人有不教而自成者待教而成者無教化則不成者有加教化而終身不可成者故上智下愚不移至於中人可上下者也是以推此以及天道則亦如之災祥之應無所謬矣故堯湯水旱者天數也洪範咎徵人事也魯僖澍雨乃可救之應也周宣旱應難變之勢也顏冉之凶性命之本也猶天迴日嬗大運推移雖日過禍福亦在其中矣今人見有不移者因曰人事無所能移見有可移者因曰無天命見天人之殊遠者因曰人事不相干知神氣流通者因曰天人共事而同業此皆守其一端而不究終始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異也兼三才而兩之言其同也故天人之道有同有異據其所以異而責其所以同則成矣守其所以同而

求其所以異則弊矣孔子曰好智不好學其弊也蕩末俗見其紛亂事變乖錯則異心橫出而失其所守于是放蕩反道之論生而誣神非聖之義作夫上智下愚雖不移而教之所以移者多矣大數之極雖不變然人事之變者亦衆矣且夫疾病有治而未瘳瘳而未平平而未復教化之道有教而未行行而未成成而有敗故氣類有動而未應應而未終終而有變遲速深淺變化錯于其中矣是故參差難得而均矣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凡三勢之數深不可識故君子盡心力焉以任天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此之謂乎

災異免策三公詔

魏文帝

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曷已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

嘉瑞賦

劉邵

乾坤交泰嘉瑞降靈皓雉呈其潔質素威効其仁形白兔揚其翰耀黃龍躍其神精章光烈之煇耀顯休徵之有成昔聖王之降瑞或卓爾而弗經猶著美于篇籍貽來業而垂名實明德之所墜宜允

納而是丁信無思之不服又何遠之不靈方將收麒麟于元圃栖鳳皇于軒樞舞鸞鳥于中唐聆鸞
驚之和鳴弄葦脯之華芳翫朱草之丹榮承靈祚而建基垂遐福于億齡超三五而無儔與泰初乎
齊聲

洞林序

梁元帝

蓋聞元枵之野鬼方難測朱鳥之舍神道莫知而緹幔曉披旣辨黃鐘之氣靈臺夕望便知玉井之
色復以談乎天者雖絕名言之外存乎我者還居稱謂之中余幼學星文多歷歲稔海中之書略皆
尋究巫咸之說徧得研求雖紫微迢遞如觀掌握青龍顯晦易乎窺覽羨門五將亟經玩習韓終六
王常所寶愛至如周王白雉之筮殷人飛燕之卜著名聚雪非關地極之山卦有密雲能擁西郊之
氣交通七聖世經三古山陽王氏真解談元河東郭生纔能射覆兼而兩之竊自許矣

爲蕭上銅鐘芝草衆瑞表

江淹

臣公言臣聞象際元通豈以明昧咀運幽崖遙鏡不以人靈異謀威書壁誥旣信其綵綠鱗丹字彌
驗其文是以業藹鴻經則烟露呈照精昭景緯則川岳發華故寶鼎白雲瑞集軒世芝房赤鴈祥委

漢年元石鴻鐘遠炳晉室玉璧彝器近耀皇宗自大明乘規泰始疊矩朱轡素毳之至史不絕書奇
葉珍柯之獻府無虛月今懋曆啟圖靈基再固頃歲以來禎應四塞近獲豫州刺史劉懷珍解稱所
統建寧郡建寧縣昌村民於萬山中採藥忽聞異響從石上得銅鐘一枚長二尺一寸遠象古鑄近
乖今製又州界之內樹生連理二木隔澗藤枝相通越壑跨水合爲一榦方之舊說彌復爲貴宣城
所統臨城縣山中獲草一株交柯攢莖紫蓋黃裏貞潤矚矚自然天華採掇歷時質色不變闕三字炳
據有徵近獲吳興太守臣王奐云十一月二十九日解所統長城縣令臣張撝解稱其月二十五日
甘露降縣東界下山之陰又東太守臣腦解所統武進令臣紀法宗云十一月十日解稱其月二十
四日甘露降於彭山松樹至九日又降如初臣以祥緯雜沓星燭波連斯乃靈迹深覃睿衷覽感理
應寫順祇無涵祕稽往徵古僉欣升泰瑤光日闔玉繩永休謹拜表遣兼長史參軍臣姓名奉銅鐘
芝草以聞

進天文要略表

北魏高允

往年被勅令臣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臣聞箕子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

皆所以章名列辟景測皇天者也故先其善惡而驗以災異隨其失得而效以禍福天人誠遠而報速如響甚可懼也自古帝王莫不尊崇其道而稽其法數以自修飾厥後史官並載其事以爲鑒誠漢成時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眚而不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爲其傳覲以感悟人主而終不聽察卒以危亡豈不哀哉伏惟陛下神武則天叡鑒自遠欽若稽古率由舊章前言往行靡不究鑒前皇所不逮也臣學不洽聞識見寡薄懼無以裨廣聖德仰酬明旨今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

天命論

隋李德林

粵若邃古元黃肇闢帝王神器歷數有歸生其德音者天應其時承其運命者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爲也龍圖鳥篆號諡遺跡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而明焉其在典文煥乎緗素欽明至德莫盛于唐虞貽謀長世莫過於文武大隋神功積於文武天命顯於唐叔昔邑姜方娠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名之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及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易曰崇高富貴莫大于帝王老子謂域內四大王居一焉此則名虞與唐